



蜂麻燕雀

第 二 部

地 狱 天 堂

志浩

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雀燕麻蜂

第 一 部

地狱天堂

蔡志浩

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民国初年，社会动荡军阀混战，但江湖却异常繁荣起来。在江湖骗术当中，以蜂麻燕雀四大门为首，一场世仇搅起了江湖上的腥风血雨。出身贫穷的孟小六被机缘巧合地搅入其中，因为一场骗局他家破人亡，母亲上吊父亲坐牢。为了报仇雪恨，孟小六走上了江湖的道路。灵与肉，忠与义，良心和利益纷纷在小六的经历中碰撞，那残酷而现实同时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江湖，朝他打开了大门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蜂麻燕雀 / 蔡志浩著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9

ISBN 978-7-302-51479-4

I. ①蜂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251039 号

责任编辑：杜春杰

封面设计：常雪影

版式设计：王凤杰

责任校对：何士如

责任印制：李红英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

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70mm × 240mm

印 张：36.75

字 数：725 千字

版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89.80 元（全两册）

产品编号：080884-01

目 录

- 第一章 上海 / 1
- 第二章 陈光被砍 / 5
- 第三章 荐头 / 9
- 第四章 人头 / 13
- 第五章 万恶的老渣 / 19
- 第六章 吃讲茶 / 23
- 第七章 地头蛇 / 28
- 第八章 共舞台的“玻璃杯” / 34
- 第九章 借刀杀人 / 38
- 第十章 世道黑暗 / 44
- 第十一章 阳光书局 / 50
- 第十二章 逛书寓 / 54
- 第十三章 收得猛将 / 59
- 第十四章 燕巢出手 / 63
- 第十五章 骗术百用 / 67
- 第十六章 一抢而空 / 72
- 第十七章 密道有人 / 76
- 第十八章 霞飞路置业 / 80
- 第十九章 通缉令上的大黑痣 / 84
- 第二十章 排帮的报复 / 88
- 第二十一章 一箭双雕 / 92
- 第二十二章 时也命也 / 96
- 第二十三章 合纵连横 / 101
- 第二十四章 和谈成功 / 107
- 第二十五章 道不同不相为谋 / 111
- 第二十六章 本是无缘 / 116
- 第二十七章 深夜遇袭 / 120
- 第二十八章 推论 / 125
- 第二十九章 明争暗斗四大门 / 130
- 第三十章 巧遇大头 / 135
- 第三十一章 悍匪赵海的情与愁 / 139
- 第三十二章 英武军官 / 143
- 第三十三章 倭寇失算 / 147
- 第三十四章 枪杀案 / 151
- 第三十五章 笨蛋 / 155
- 第三十六章 哑巴亏 / 160
- 第三十七章 骗保 / 164
- 第三十八章 首先是个人 / 168
- 第三十九章 不公平 / 172
- 第四十章 血战码头 / 177
- 第四十一章 大仙遇大仙 / 182
- 第四十二章 好人有好报 / 187
- 第四十三章 泰山老岳 / 191
- 第四十四章 重庆之旅 / 195

第四十五章 镖路 / 199
第四十六章 混江龙 / 203
第四十七章 霸王餐 / 207
第四十八章 己不荣 / 211
第四十九章 水与火 / 216
第五十章 规矩 / 220
第五十一章 茶馆 / 224
第五十二章 巴蜀好汉子 / 229
第五十三章 恩怨情仇 / 233
第五十四章 蜂刑 / 237
第五十五章 变天了 / 242
第五十六章 开战 / 247
第五十七章 门外 / 251
第五十八章 乱 / 255

第五十九章 大定 / 259
第六十章 困兽犹斗 / 263
第六十一章 扑朔迷离 / 267
第六十二章 孔孟道 / 271
第六十三章 南北分立 / 275
第六十四章 口供 / 279
第六十五章 婚前一逛 / 283
第六十六章 江湖人心 / 287
第六十七章 大婚之日 / 292
第六十八章 密谈 / 296
第六十九章 摊牌 / 300
第七十章 全是人精 / 305
第七十一章 兄弟 / 310
第七十二章 相会 / 315

第一章 上海

“呜！”随着小火轮发出鸣笛声，灰黑色的烟从烟囱中涌了出来。

这是一艘沿着长江送货的船，船老大偶尔也捎个人或者拉个私活，孟小六就是他拉来的客人，此刻正躺在船舱里冲盹儿。

“兄弟，醒醒了，上海到了。”

孟小六爬了起来，坐船行于江上，来回颠簸有些晕船，走出船舱叼了一根烟在嘴上，用洋火点燃，这才抬眼看向黄浦江边的上海。

孟小六看傻了，自己也算是在天津混过的人，天津是水旱码头，也是租界所在，比北京都要繁华。可这一切比起上海来，真是小巫见大巫了，这里太热闹、太壮观了，以至于叼在嘴上的烟都忘记弹了，烟灰挂了一大条。

船老大很喜欢这个豪爽的小伙子，此刻拍着孟小六的肩膀说道：“不错吧兄弟，这里就是十里洋场，冒险家的天堂，在这里你一定能够大展宏图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谢啥，相逢即是有缘，都是朋友。”

“呃……”来上海已经好几天了，孟小六望着兜里仅剩的五块儿大洋犯起了愁。

找了叶岚半年多的时间，每天要么奔波打听，要么喝酒买醉，碰见真遇急、真遇难的，小六还会出手相助一把。钱可不怎么经花了，来到上海后，孟小六在华界租了个小房间，又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品，就只剩下兜里的这五块了。如何生存下去成了孟小六现在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。

孟小六住的这个小屋子是前年刚建起来的小楼，共有三层，十几户人家同住，每天一大早，上工的上工，上学的上学，热热闹闹的，颇像是在北京时候住的大杂院。

门外有人敲门，小六开了大门，那人年纪和孟小六差不多大，此刻说道：“你是孟先生吧，我是陈光。”随即他指了指邻居家，说道：“我住那儿。”

“你好，叫我小六就行，陈兄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我外婆让我叫你去吃饭。”陈光道。

这几天小六帮着隔壁阿婆干了不少活，都是搭把手的事儿，没想到人家这么客气，小六笑道：“不必了。”

陈光也笑道：“那怎么行，我外婆可是特意交代了。我听说你搬来两天了，一直想找机会见见你。对了，你自己住这儿？”

“就我一个人住。”

“那还不过去一起吃。”陈光说着就去拉孟小六，小六推辞不过，提着家里的酒肉去了。

陈光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，这屋子还不如孟小六的那间屋大呢。陈光的父亲是个酒鬼，见到小六拿的有酒有肉，别提多热情了，陈光他妈没在家，听说在大户人家当老妈子，下面就是陈光和他妹妹陈巧了。陈巧十四，现在还在读书，十分害羞，要不是陈光夹给她，她自始至终估计都不会碰小六带来的肉。

阿婆特爱聊天，不过却不怎么会聊天，她知道小六多大年纪后，夸赞他人高马大，看起来和二十五六的似的，弄得小六哭笑不得。继而听说孟小六一个人住那么“大”房子，阿婆又开始说小六不会过日子了，弄得大家都很尴尬。不过她确实是热心肠，非要陈光替小六找个工作，陈光也只能低眉耷拉眼地答应了，看起来有些为难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陈光就叫醒了小六。孟小六少有早起的习惯，除了跟沙天练拳脚的那几天，其他时候只要不是有事，总是睡到天光大亮，他睡眼惺忪地刷牙洗脸穿上衣服，跟着陈光出了门。

“光子，你要是为难，那也无妨。”大家都熟了，称呼也变了，孟小六想起陈光昨天的表情不禁说道：“我出去转一圈，回去就说已经在找了，哄哄阿婆开心就是了。”

陈光一瞪眼一拍胸脯道：“咋能说话不算数？我给你说，大丈夫一言既出……好几匹马都追不回来，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走，跟我去，我在我们大哥面前可有面子了。”

所谓有面子就是毕恭毕敬，甚至卑躬屈膝，陈光低眉顺眼的模样让孟小六都觉得尴尬。他那个老大叫钱振聪，道上花名“钱串子”，看着一档赌局，还有一个荐头店，平日里带着一帮流氓打个架助个阵，虽然没赚到太多钱，不过倒也不赖。

陈光就是在荐头店里帮忙做事的，工钱不多，一个月两三大洋，有时钱串子心情好了多给点，有时候帮着老大打个架晒个马，也能混个仨瓜俩枣的。

所谓荐头店，就是找个临街的铺子租上一间房子，里面也不卖货也不吆喝，就是摆上几条长凳，悬一张关二爷的画像，里面坐着一些人，就算齐了。那究竟是靠啥赚钱呢，很简单，通过介绍工人或者各种事由所需人员赚钱，说白了就是做个介绍上工的中间人。

像是陈光他妈，就是在这家店里找到的工作，从而进了大户人家当老妈子的。一般开荐头店的苏锡人比较多，钱串子也是，而且也算是在这行干得好的了。

荐头店一般推荐的是男工女工、老妈子、奶妈、女佣、粗使丫鬟之类的，可人家钱串子不光抠门还会捞钱。只要是有用工用人的地方，他就能想办法拉上关系，甚至有时候还给大户人家介绍姨太太或者通房大丫鬟之类的，反正什么钱他都赚。

世人常把买卖和生意混为一谈，江湖人的手段叫作生意，生意生意，生了才能骗钱。像是这种有店铺有基本保障的，准确地说就得叫作买卖了，有买有卖，靠的是口碑和信誉，口口相传之下“钱荐头”就成了上海荐头行里响当当的招牌。

“你叫什么呀？怎么想起来上海了？”钱串子歪着脖子看着孟小六道。

小六抱拳拱手道：“在下孟小六，久仰钱爷大名，我家道中变，听说上海是冒险家的天堂，这才前来碰碰运气。这不，陈光给我说，钱爷最讲义气，让我来跟着您混，我就来投奔您了。”

“上海是冒险家的天堂”，这句话是新流行起来的话，好似谁不挂在嘴边说上两遍就不是在上海混的一样，路上闲聊，陈光说钱串子就特别认同这句话。所以孟小六说话有讲究，投其所好，让钱串子对自己有了认同感，再夸上几句钱爷讲义气，顿时钱串子就开始面露喜色了。

对于这份工作，孟小六倒不是有多么在乎，不过如果钱串子留下自己，干一干也是无妨。人不能老闲着，而且钱串子到底也算是半个从道上混的，跟着他混，不黑不白的，既干净又好出头，到时候找起叶岚来也方便一些。

钱串子被孟小六捧得高高的，再看小六哪儿哪儿都觉得舒服：“你几个有没有眼色，给小六兄弟上口热水喝啊。”

于是小六留在了荐头店，钱串子见他会写字，就当成了一宝，当即开薪每月四块大洋。只看得陈光龇牙咧嘴，要知道他每个月两三块的收入也是熬了一年后才涨上去的，孟小六初来乍到三言两语就搞定了，还比自己要高不少，真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。

五天后，河南洛阳。

“既然你怀疑是我指使马安杀了师父，那么就该调查个水落石出，一味地指责

我然后弄死马安杀人灭口，师兄你到底居心何在？”马云道。

马雷冷哼道：“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再说这个还有意思吗？事实就是如此，各项证据都指向马安，再说师父暴毙而亡的那天晚上正好换防，就是马安带着他手下的弟兄当值的。废话不说，划出个道道来继续打吧。”

“师兄啊，同室操戈这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。”马云痛心疾首道。

马雷毫不在乎地说道：“我有的是兄弟，你们要是不想死得太难看，那就束手就擒，或许我还能念在同门之谊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”

“师兄，现在不是我想停手就能停手的。如果真是舍了我一人，能保住马家，那我宁肯去死。你说你兄弟多，可你看你手下藏污纳垢的，马家要是都是这些人那不就毁了吗？你对马安这样，八骏马尚且说杀就杀了，下面的兄弟当初跟了我的，现在又怎敢投降？师兄，你这是自断后路了！现在就是我想停手，他们也不会愿意了。”马云叹了口气道。

马雷冷笑道：“这么说就是没得谈了。”

“收手或者继续开打，只有这两条路。”

“今天的谈话压根没必要。”马雷道：“打，打到一方被打死为止！”

突然门外枪声响起，随即传来呼喊之声：“马云，马雷！不能打，不能再打了！”

马雷站起身来，狐疑地看向门外，脑中思索这是不是马云设的计策，而马云则是飞速冲向门外，喊道：“不要开枪，是自己人！”

马雷和马云的谈判就在以前马头休养的道观里，双方都是带人来的，所以当枪声响起来的时候，两边的人便都一股脑地向着道观发起了冲锋，唯恐自家首脑出了状况。得亏这些人都是骗子，头脑灵光，否则从道观外就得开干起来。马云和马雷下令安抚，过了一盏茶的工夫，双方才平复下来，却依然皆是剑拔弩张，小心对峙。

“草上章你怎么来了，”马云见到老友到来，本来还一脸宽慰，却猛然间脸色大变道：“你快坐下，来人，找医生来！是不是刚才中枪了？”

“别叫人，我无妨，都是一路上的旧伤。”章久长道：“等跟你哥俩说完，你再给我找个地方养伤，马雷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就是来帮马云的，但绝对不是来骗你的，我还没有自大到在马家人面前摆弄骗术。要不是因为马云在，我管你马家是否覆灭。好了，我就不啰唆了，马云被追杀，你们马家大乱甚至有可能连马头老爷子的死，都是缺门所为。”

“什么！”

第二章 陈光被砍

马雷死死地盯着草上章，上下打量，却并没看出来什么。正如草上章所说，术业有专攻，草上章是荣行的人，马雷则是马家掌灯使，他想要骗马雷就好像让马雷跟草上章比偷盗一样可笑。

草上章道：“自咱们在济南府分手后，我就被得意门郑谷安给盯上了，差点栽在他手里。后来我曾想过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，为何非要杀我灭口。

“根据调查我发现原因有三，其一，得意门既是黑道杀手又有荣行背景，他估计怕我看出什么端倪，暗中坏了他的计划。

“其二，杀手组织讲究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当时他们接到的命令的确是马云和其身边之人一个活口都不留。他们没料到我的加入，所以即便棘手却也出手了。

“其三，就是郑谷安这货心眼子极小，我在荣门三怪中排在第一，他一直有心取而代之，这样转为杀手才叫功成名就，否则就好似是我逼得他荣不下去一样。而我这人嘴上也无德，没事儿就爱叫人家郑老屁，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，他肯定想把我杀之而后快。”

跟郑谷安比起荣东西的本事，草上章略高一筹，但当面锣对面鼓地搏斗，草上章却不知郑谷安的真实实力。郑谷安是个阴人，往日即便被说得怒发冲冠却也会迅速平复，然后笑呵呵地装作啥事儿也没有的样子。故此两人没动过手，可这次两人一交手，便应了那句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了，草上章知道自己不敌，便想要再度逃开。

未曾想郑谷安虽然强悍却并不托大，依然秉承着老荣小心谨慎的心态，缠得草

上章很紧，让其无法抽身。不光如此，郑谷安还利用暗器，他本就以草上章厉害又用了暗器，当即草上章就栽了。话说得复杂，但实际就是眨眼间的事儿。

草上章受伤后，郑谷安并没有杀他，而是交由手下拷打折磨了起来。既是报以往郑谷安被奚落之仇，更是为了得到章久长嘴里的秘密。草上章是荣行里成名的老荣，而且喜欢游山玩水，行于诸地之间，荣行内大多都在自家地盘上行窃，少有他这样走南闯北，见识广博的。郑谷安想从草上章嘴里知道到底谁家藏了怎样的秘宝，哪个地方又是谁最有钱最有势力，等等。待这一切都知道了，再送草上章上路。

不过郑谷安棋差一招，他没想到草上章不光嘴上硬，意志也不容人小觑。在他被严刑拷打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，趁着看守不注意，用一直深藏不露的缩骨法逃脱了。至于路上的门和锁，那都不是问题，面对这些，草上章如履平地。

郑谷安的人发现后立刻追赶，那时的草上章身负重伤行动困难，几次差点被得意门追上。他料定得意门肯定会在河南边境围追堵截，防止他见到马云，于是无奈之下，反其道而行之，往关外跑去。

再后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草上章在奉天遇到了谢大头他们，因此获救。后来他打听到了马老爷子收孟小六为徒的消息，知道马云和孟小六没啥危险了，便放下心来。

得意门要对付马家根本就是蚍蜉撼树，所以草上章也没太过担心。他最初只是为了报自己被俘之仇才准备去查上一查。猫有猫路，鼠有鼠道，马家不是没有查过得意门，可惜什么也没查出来，而得意门也全面收缩，尽量不与马家发生冲突。郑谷安更是给马头寄了一封谢罪信，声称自己对追杀马云之事也完全不知情，定会严查此事缘由。

马头没有证据，不好硬碰硬，否则会被人说成以大欺小，江湖人大多把名声看得很重。草上章是个海青，没有师门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没有束缚，更不怕报复，查起事情来就不择手段了许多。时不时地抓个人来虐待殴打、严刑逼供，草上章无所不用其极，果不其然让他查出一些端倪，这才发现事情原来没这么简单。关于马家的很多情报都是由缺口提供的，甚至包括自己之所以每次跑远了都会被追上，这都与缺口所提供的消息有关。

显然缺口是在算计马家，这问题可就严重了。恰此时他听到了马头暴毙而亡的消息，也知道了马云和马雷打得不可开交的现状。草上章知道若是没个真凭实据，纵然马云可以无条件地相信自己，马雷也是绝对不会信的。到时候马家自己内耗就耗毁了，缺口那时便可坐收渔人之利。

证据越搜集越多，没想到郑谷安设了个扣儿，请君入瓮诱捕草上章，也是草上章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得以逃脱，却还是受了伤。于是他不再继续追查，只能惶惶跑去洛阳，见到了马云和马雷。

马雷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过了半晌才道：“你们不会是见我即将大功告成，便要想祸水东引吧，即便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会不会是得意门嫁祸于缺门呢？”

“嫁祸？那这代价也太大了吧，我每次抓住人问完话，他们死到临头的时候，依然坚称这些事情和缺门有关。苦肉计也没这么玩儿的吧？如果得意门的人连死都不怕，而且每个人都是如此，那就太可怕了。再说，我只是告诉你们，缺门很可能是一切的幕后黑手，让你们多加小心，又不是让你们不找得意门的麻烦，何来祸水东引？无论如何得意门与追杀马云的事情是脱不开干系了，这足以让马家倾尽全力与得意门开战，不是吗？”草上章道。

马雷最后问道：“你敢不敢对天发誓？”

江湖中人行走江湖，难免遇到天灾人祸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，故此一个个对誓言极其看重，生怕头上三尺有神明，遭了报应，故此一般江湖人轻易不发誓，即便他们说的是真的。如果发誓了，那么有时候他们把誓言看得比命还重要。

“我冒死来报信，你竟然让我发誓？”草上章不屑地往地上啐了一口黄痰，站起身来就要走，走了两步突然回头，看着马云惨然一笑，伸出手指，指向天空道：“刚才我所说的，若有半句虚假，天打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死无全尸，马雷，这下行了吧？”

马雷点了点头，脸色缓和了不少道：“其实……我没杀马安。当时我的确怀疑过马安，并把他抓了起来，这些我都承认，可我没杀他，他是畏罪自杀。”

“那你为何说是你杀了他？你糊涂啊！”马云叫道。

“不这么说怎么说，说是畏罪自杀或者说死于意外？你们谁会相信，不光你们，就连我的人也会笑话我敢做不敢当，那我还怎么服众？与其这样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地认了，反正是要开战的。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若真如章兄弟所说，我就成了别人的棋子。”马雷有些羞愧地说道，不过他脸黑倒也看不出红来。

马云点点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咱们需停手止战，马家经不起任何内耗了，调查师父的死因，尽早防范缺门的阴谋才是首当其冲要做的事情。”

“唉，我插一句嘴，小六呢？”草上章道。

马雷冷笑道：“马云让他去闯荡江湖了，生怕他那小兄弟被我害了。”

“都是同门师兄弟，是我的兄弟，也是你兄弟啊。”马云白了马雷一眼道。

马雷问道：“那接下来为师父报仇的事情是不是也把小六叫回来一起商量？”

“不可，小六毕竟不是马家的人，为师父报仇没错，可与马家一起行动却不是那么方便。再说，多他一个不多，少他一个也不少，帮不上什么忙。”马云说道。

马雷一笑道：“别找理由了，不就是怕这里面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吗？”

远在上海滩的孟小六，此刻打了个喷嚏，他揉揉鼻子把文书写好，递给了一个管家模样的人道：“王管家，这是双方的担保书，您看看，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字吧。”



“钱老板的生意我放心得过，不用看了。”王管家在上面签了字，随后又让一个不识字的老妈子在上面留了手印画了个圈，三方各执一份，王管家便领着人走了。

孟小六看了看屋里最为值钱的那座小挂钟，对坐在长凳上的男男女女道：“今天就这样了，你们明天早点到吧。”

众人离去，孟小六招呼着伙计老黑准备关闭店门。突然有个人跌跌撞撞地闯进屋子，他左手捂着右臂，指缝里还不时溢出鲜血，老黑大叫一声：“俺滴娘啊，陈光，你是咋的了？”

显然，陈光让人给砍了。

钱振聪来了后，坐在那儿不停地倒吸着冷气，眉头也凝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形，好似是牙疼一样。他过了半晌才道：“这事儿不是你钱哥我不管你，可你找不上我啊。”

上午陈光送了工人去码头后，就出去闲逛了，没想到祸从天降，有人学着骑脚踏车，歪歪扭扭硬撞到了陈光身上。陈光是在外面混的，自然不能吃这亏，况且脚踏车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，陈光便想讹人家一笔，也发发洋财。

恶人还需恶人磨，没想到对方比他还横，陈光那两三句脏话没说完，就挨了一巴掌。陈光不依，想要撕扯骑车的小少爷，却被冲出来的五六个大汉按在地上一顿暴打，最后还被砍了一刀，虽然伤口不深，但皮肉外翻着，鲜血直流，看起来颇为吓人。

根据钱串子估计，那个骑脚踏车的小少爷应该是排帮大佬张德林的独子，虽然自己手下挨了打，挺丢脸的，可也不至于为这事儿得罪张德林啊。要知道排帮可是凶悍得很，钱串子论地盘论实力论江湖地位，都跟张德林没法比。陈光不过是钱串子的一个帮闲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，实在犯不上啊。

孟小六冷眼旁观着，看着钱串子脸上变颜变色，也就判断出钱串子不太想管了，果不其然钱串子说这事儿找不到他身上，随即他解释道：“你看人家就是撞了你一下，你没问人家身份张口就骂。那可是排帮大佬的独子，捧在手里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你倒好，上来就招惹，人家不打你打谁啊？”

“咱们混江湖的要讲道理是不是，你要是当即说明白，然后报了我的字号，他们再打你我就能出面了。可现在是你自己去扛的，再说办完事儿为啥不赶紧回来，店里也很忙知道不？你不是出去替我办事，怎么就让我扛事了呢？”

估计钱串子自己都觉得这话说出来有点不要脸，毕竟是老大，就算不在乎陈光，可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也不能寒了大家的心。他轻咳一声，拿出一块儿大洋，想了想又迟疑地拿出两角洋，放在桌子上说道：“以后出门在外，眼睛亮一些，要识相，否则在上海滩怎么混？拿去看病吧，这几天就在家休养休养。那什么，小六啊，你俩住得近，你送他回去吧。对了，小六明天换身干净衣服，下午陪我去见个人。”

“知道了钱老板。”小六道。

第三章 荐头

陈光拿着钱走了，走到路上猛然掉了眼泪，随即就止不住了，小六也不知道该说啥好，只能递给陈光一根香烟。陈光狠吸一口，用满是油污的袖口擦了擦脸上的泪水道：“这个钱串子根本罩不住，遇到事就闪，跟着这样的老大，真是倒了血霉了。”

随即陈光又道：“还是我自己没本事，要是你……我不是咒你不好，我是说这事儿要是你，钱串子肯定管，你看他多看重你。”

真的会管吗？自然不会，钱串子就是这种人，只图自保唯利是图，在这沧桑世道上也无可厚非，陈光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罢了。不过要说小六被重用，那还真没错。小六认字，待人接物也有一套，那些殷实之家和富贵之家的人一见小六就颇为投缘，咬文嚼字谈古论今不是问题，人家见了钱串子就说他会招人。小六这才来了几天的工夫，几个大户人家就又来钱串子聘人了。

这下孟小六就成了钱串子的宝了，见小六口更是称兄道弟，对外也称孟小六就是自己的诸葛孔明。至于荐头店，里里外外全权交给孟小六打理了，钱串子上午皮包水，下午水包皮，晚上肉包皮，过得不亦乐乎，闲暇时则带着几个能打的小兄弟另谋财路去了。

孟小六倒也没给陈光强出头，他说道：“光子，你回去安心养伤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在这世道上混的，哪有不吃亏的。”

陈光没说什么，可眼里冒着邪火，显然是没听进去。第二天中午饭后，钱串子来了荐头店，小六把店里的事儿安排给了老黑，两人就出去了。

“小六啊，你肯定不是普通人，以前都干过啥？”两辆黄包车并驾齐驱，钱串

子侧头问道。

孟小六微微一笑道：“闯荡过一阵江湖，不过年纪小，没啥经验，还得多跟老板学习。”

钱串子很是受用，得意地点头道：“嗯，一看你就是行走过江湖的人，懂规矩、有眼头、够识相。以后别管有人没人，你叫我大哥就行。咱俩虽然认识时间不长，但我跟你一见如故，咱俩只要齐心协力，肯定能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地来，所以以后你要再叫我老板，我可要急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大哥。”

“这才对嘛。”

上海茶楼碧玉春的二楼雅座，钱串子反复跟孟小六交代着，声称这次来的人可是黄老板手下的得力大将，一会儿说话办事可要小心些，在上海滩没人不卖黄老板的面子。

孟小六混在北方，对江湖规矩懂得多，对江湖把戏也略窥门径，可对南方的风云人物就知之甚少。也是听陈光念叨了几句，什么黄金荣之类的，知道是个黑白两道通吃的厉害角色。而今天要见的这个金牙齿阿三，本名叫金廷荪，是黄金荣里里外外的大总管。

楼梯上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，金廷荪一个人走了上来。他中等个头，招风耳，耳垂很大，三十五六的年纪，面颊消瘦，脑袋有点方，长得很精神却又不怒自威，一看就是个经历过大风浪的人。

钱串子以自家兄弟的身份介绍了孟小六，金廷荪听后只是寒暄了一下，并没放在心上。孟小六不多言不多语，就在一旁伺候着。今天金廷荪是要用人，就赏给钱串子一个机会，另外还传信说有别的事情要做。

“小钱啊，阿拉想要的‘玻璃杯’，依晓得了吧？”金三咂吧了咂吧那颗大金牙问道。

钱串子连忙点头道：“晓得晓得，就是要漂亮的懂事的，有老板看上还好谈的，但不能太过风尘的，是不是啦？”

“嗯，就是这样，你什么时候能办好？”金三又问道。

钱串子想了想道：“金老板要的人有点多，条件也高，我想起码要十天时间。”

“阿拉给依十五天的时间，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。”金三道：“价格方面依先说说，阿拉也盘算盘算。”

钱串子一时间拿不定主意，看了一眼孟小六。说实话他也是第二次见金廷荪，要不是一个同乡帮自己拉关系，自己根本搭不上这条线，他自知只要是攀上关系便有无穷的好处。

这下钱串子可做难了，要高了不免得罪人，好事变坏事。可要低了又赔钱，还

显得阿谀奉承。更何况金廷荪说到底也是流氓，这次要是赔了，以后就只好要高价了，说不定金廷荪还会把钱串子当个冤大头吃干抹净，稍有不满反而得罪。

金三玩味地看着钱串子，钱串子也只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向孟小六。孟小六毕竟是马家教出来的，说场面话也有一套，他看出了端倪，于是接话道：“金爷，您这话说的，不是打我和我哥的脸吗？跟您做生意我们怎么敢讨价还价，您开多少我们都接着。上海滩谁不知道您做事仗义讲究，提起您来没不挑大拇哥的，您又怎么会亏待我们呢？”

“哈哈，钱老板，你可有个好老弟，这三两句话把我夸得美美的，又把我架住了，我还真不好意思亏待你们。行了，不逗你们了，每个姑娘三百五十块大洋，人数我也给你说了，有得赚。另外有这么回事，听说你们往码头上运工人是吧？黄老板在十六铺的生意最近缺人，你找几个可靠的小兄弟去帮忙吧，这是一个长久的金饭碗。”金三站起身来：“行了，我先走了。”

“谢谢金老板，谢谢。”钱串子点头哈腰道。

“别谢我，你有孟小兄弟这么个机灵鬼在身边，拎得清轻重，黄老板的差事定能做好。要谢，就去谢你的小兄弟吧。”金三说完就走了。

钱串子心情大好，晚上带着孟小六大吃大喝一顿，还要带他去逛窑子，小六声称不胜酒力推脱了。钱串子塞给孟小六五块大洋就自己晃悠悠地去了。

小六回到家里，刚一上楼梯就与急匆匆下楼的陈光撞了个满怀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陈光的怀里掉出来一把菜刀。陈光捡起来就要出去，却被孟小六一把拉住：“你要干啥去？”

“砍人！我谁也不靠，反正贱命一条，大不了一命换一命。”陈光咬牙切齿，恶狠狠地说道。

孟小六并不松手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哥们，这事儿犯不上，再说真想杀人不用刀。”

陈光一愣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“沙沙沙沙”陈光劈着腿坐在小六屋里磨着刀，不过早先两眼通红满脸杀气倒是褪去了不少。

陈光本来心里气儿就不顺，回来后又被人喝醉酒的父亲一阵唠叨，最后挨了一耳光，心中憋火，便拎着菜刀出来了。也是万幸，碰到了小六给他拦了下来，不然上门找人家拼命去，非得出大事儿不可。

“你别磨了，怪瘁得慌的。”孟小六说道：“你继续说说关于排帮和张德林的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”

排帮原本是湘西的帮派，大多是水上放排的汉子，一个个水性好、性子烈，几个派系都有数百人，总称排帮。他们荒蛮原始血腥杀戮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如今在湘西也还是有的。

不过上海滩可没有放排的，所谓排帮就是一种老乡会，乃是来闯上海滩的湘西老乡组成的，大家抱团取暖，渐渐地便闯出了一片天地。最初他们是靠拉洋车和扛大包立足的，再后来有点钱了，就有聪明的组织兄弟们去打架斗殴争勇斗狠，中间落点钱财，拿着钱财开几家饭馆酒楼什么的，也就养住了自己，聚集了人气。人分三六九等，一帮人里自然就有混得好的和混得不好的，那些人中魁首到哪里都是个人物，比如张德林就是。

他不是上海排帮的老大，却也是能排得上前几号的人物。依靠排帮，张德林用人生钱，再用钱生钱，一下子就发了。

排帮战斗力很强，除了职业打手，就是平日忙碌的那些有排帮身份的黄包车夫或者码头苦力，抑或是帮闲干活的，要是一有活儿或者一打架，那就都会放下手头工作抄家伙上。遇到这事儿，用人的地方非但不会辞退他们，甚至连怨言也不能有，否则就招惹上了排帮。

张德林就是一个能动用排帮大力量的大佬，而他自己手下还有一个金银珠宝店和一家银号，都是日进斗金的买卖。怪不得钱串子不想出头，不好惹也惹不起啊。

陈光一顿说道：“小六，我知道张德林不好惹，这事儿不是你能帮的。不过我不服，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我不比他少啥，大不了一命换一命，我在他家门口蹲着，出来就给他一刀，看他死不死！”

孟小六看着陈光发狠的样子，不禁笑道：“你连他那个龟孙儿子都近不了身，估计还没见到张德林就被人弄住了，落到他们手里，你还能有个好？像是张德林这种半黑半白的人，仇家肯定多，估计去个茅房都得有人跟着。”

陈光有些垂头丧气地问道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我觉得他们撞了你还打人的确不对，但你的初衷只怕也是想讹点钱是不是？只不过捋了虎须没有得逞罢了，”孟小六笑道。

陈光被说穿了当即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小六继续讲到：“动静整得太大得罪了全体排帮，你在上海滩还怎么混，你说大不了一死了之，可你父母外婆还有妹妹又怎么办？万一人家找上门来，岂不是连累家人？我觉得你无非是想出口恶气罢了，不至于杀了他们，不过让他们破破财也算解了心头之恨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，我帮你大赚一笔，坑上张德林一把。”

“也好，但究竟要怎么做呢？”

“瞧我的就行。”